尤菴集 二十八

書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二

書

答權有道 尚游 己巳四月

子服之淚多下於泰縣雖知見稱於騎翁若視坡公死生談笑之說則有歎矣來書至有痛哭語無乃見笑於坡公耶去歲京裡章甫罪某人微服之說矣今茲浮海之論或使其人有辭耶兩位堀土埋掩似近於聖塑腰膂斷絶之時而此漢適以此時有論死之請彼時被請斬之論者又誰也雖不敢以冥會爲言而其以類相從眞可奇耳聊誦暮年光華之句以自詑爾所託伯氏文字甚多想有以相助矣叔範時相

聞否其姪死生何居免不免皆命也只有順受而已

答宋玉汝 相琦 丙辰二月

洒落長書眷容大篇忽入衰眸雖尺蔡拱璧不願易也又聽於道說知去秋塲屋得辦柴中行事此豈非石室先生家法耶甚慶吾門之有人而長書大篇不足爲吾人輕重也義利之分只在毫釐而舜跖於是焉判願精察而固守之如見金仲和問之其所言亦不異此矣吾鬼事日迫恐無相見之日也

又 丙辰七月

書帶韻語遠到滄海之曲極令人心眼俱豁此中何足問耶元城只知死無難耳比得朗州書知讀紫陽

書此實斯文之幸君無意挾册而從之耶來韻步去復有和人韻並視至然皆不如金寒暄一絶之爲切此絶曾見之否

又 丙辰十二月

來書欣荷科場雖不免黽勉然切勿以得失動其心則不至爲心術之害也記昔癸酉歲冒得鄕解赴會試於泮宮起草之時無半面者亦來求見無不示之最後則至於他接轉觀所親以爲主客難辨必將不利余謂是亦數也竟忝一頭夫大賢以義處命其餘以命處義亦可以得力荷相與之深有此傾倒勿以爲迂而諒察焉聞得解原作錄示爲妙貴從亦然也

又 丁卯二月

復書備悉誌草極是乘忙者今以勝於舊表稱道豈所謂相近者好看耶好笑與表換用無妨盖文勝者宜爲顯刻也古人婦德全沒者甚多必欲論叙則追入無難也耶也二字非倒也古體亦有如此者盖二字通用故也

又 丁卯九月

問書多荷今日尚何言哉惟老夫爲尊公賀有子尊公有書識賤孫此足爲吾宗傳後勝談也然識人者未必自免於識晨昏之際幸爲我達此意以致精白純粹之盛則豈不益爲祖先之光乎此雖近於善謔

而亦不無眞意思也

答閔靜能鎭厚 己酉正月

來書云云似是程子所謂發得早者惟是見告之意甚善且切敢不服膺第懼拙者不足以當此爾常欲告春翁請以獅子畫付與矣今童子已如許將不待取比而可使百獸腦裂也甚慶尊公之有子而亦自喜吾先之有彌甥也餘冀熟讀小學以副期望之心

又 己酉二月

燕喜之別至今耿耿見此來書實慰我心只所言太高殊不敢當今日無周公何處有管蔡耶且此平生讀晦翁書而願學焉故句踐事業姑舍之矣而子爲

我願之耶若其臥薪嘗膽之事則晦翁每言之故亦嘗以告於 聖上矣然前日妄出一脚狼狽而歸今日只得尋理書册日與村秀尋行數墨則樂亦在焉何必以齟齬迂濶之談偪側於世路哉況今日世道之責自有其人爾家三父一時俱爲使者得時行道何可讓於別人幸於定省之際日以此事告達則不待强聒於無用一愚人而足矣且徐判書是爾家三父之執友毋遽以小人稱之也

又 乙卯三月

問書荷荷記君幼日同春兄撫背曰愛之雖深只一番會葬而已尊堂覬而辭也見謂汝以幼能女爲婦

率來見我也此二事皆不如所期極令人愴涕也處
君或不能記憶故聊及之此亦年衰易感之致也

又 丙辰四月

承知緬禮無愆孝思獲恔亦以見人事變嬗隨世故
新俛仰今昔爲之愴然也同春先生昔於　胄筵入
則忠言懇懇出則頌　德亹亹今日事豈當時夢思
所及想其英靈歔泣於泉裏而亦不爲　恩禮之虧
全也見讀何書中外諸君以書來者頗有向學之意
豈重陰之底陽德昭明而然耶可尚可尚

又 丁巳九月

問書多荷此何足言哉時論益急此生不可復見矣

惟讀書存心要作好人而勿要作貴人則其爲斯文之幸如何如何狂僭至此惟冀諒察也此意亦令稚久知之可矣

又丁卯十一月

虞祔之禮次第已訖伏惟孝思愈無逮及愴戀之私不能自已卽日興寢之候如何曾聞僉履略有所苦今已支勝否同春文集承命許久訖玆遷就殊爲未安也當初校訂實感先大爺誠意且念或有訛舛以誤後人眼目故忘僭拚陋以效古人忠臣之義矣不料微有流行之說極可惶恐竊聞年譜移在哀所云幸須投示如何若避人言不致吾誠是先大爺之

罪人也然勿以語人恐因此益致紛紛也

答洪輔而 可相 丁未

迭後讀書聲常若洋洋盈耳今玆遠問果如別時語朋友之信當如是矣敬歎之餘還增慷仄也仍知侍奉之安尤慰所曁去壽到西山絶頂地名適符蔡先生所棲想像咲麞看書意象恨不得與賢者同之也昨行祀事於琢衙仍至孤雲寺蓋家有憂端欲稍近而相聞也仙區之約當時不敢諾者蓋慮此爾人世好事例多不成況如我多畸者耶承許再來何幸如之而未知終無戲劇否

答洪虞卿 舜相 丁巳正月

遠書多荷且此孟子劄目足見讀書尋思之實功正古所謂只怕者也敬歎無已也只緣病苦未能紛編訂稟其未者當俟後便耳大抵讀書當謹守先賢註脚切不可自立新說也

答李仲裕 寧錫 乙卯十一月

疾病相念到此尤切忽奉來書如得隔世消息此喜何可量也崔子敬之有光果如來示雖彼之姦毒猶且歎服云矣然雪霜松栢屈指無多此晦父所以慨然於慶元間也沈龍卿事未得其詳然甚强人意耳

與朴士元 光一 戊午三月

少而不力於此事老而無聞則悼悔而無及矣只有

親勝己資警益之願切切於心而不可得只咄咄於口語而已茲蒙不遐復惠以書又以別紙追訂前說之謬鄙心欣幸誠不能自已也第聞曾有喪慼爲之驚愕此心易擾而靜時少此學者之通患然覺其如此者實不易今吾友能知如此者已是能治之方術甚可欽尚也此心力日弱自知在世無幾而外食之患目下逼來只靖而俟之爾

又 庚申七月

渡海以後知舊迎勞者無不以時事相賀豈易所謂窺觀者耶沙溪老先生於癸亥春所與反正諸公書極有憂慮之意其後一如其書今日事何以異此來

書縷縷亦多好言豈或未克入細思量耶此於格致之事亦不可放過處也士迹何處得來頃得文谷相公鐵城書亦極其傷惜之意此豈但游好之私而已時運不佳死了如此好人不能不慭嗟於化工今承諭及尤不覺愴涕也六七年家間人事之變誠如來諭至今死亡未已昨又聞外生訃此故尼山尹都憲孫兒也其家德善不能壽其後豈此餘殃及於彼耶痛矣痛矣吾友見讀何書讀時念慮能不外馳否世古今之通患不可不猛省也

又 乙丑正月

光陰荏苒𢗅忽歲改悠悠思想日益勤止忽於宋上

舍行承拜惠札慰謝之懷何可勝言此自去冬憂患奔忙未了一卷冊子餘日無幾極可愛惜其間行住略具於尊丈書中目今道理只有深入山中因樹為屋而已始從師友則聞栗翁實承程朱正脈矣曩時一番人醜詆固無足恠今乃為坡山後裔所疵可知世變之無窮也聞四學儒生不量時勢輕為論辨之舉反為藝館之深嚌其禍不止於洪水猛獸矣奈何奈何未知士元見看何書緬想日有新得而遠不得相覩可歎可歎

又 兼示受汝 己巳二月

連袂遠將至於地盡頭別去殊惆然也所步韻語不

過以爲是非榮辱只是夢幻之意而簧鼓之人以無心爲有心則亦足以死人須卽火勿以示人也孫兒之作亦然耳○昔年與金谷雲淸陰之孫壽增有酬答之章而云歎息哀公十四春遑遑尼父泣麟身時輩遲待戊辰年而始傳播此詩以爲敢指　當宁年紀盖戊辰是去乙卯十四年也小人之巧於捉人如此可怕可怕

又己巳四月

白蓮之別至今惘然褫中書尤荷盛意此益聞事機之急一死之後更有何事只以虛過八十年光陰終於無聞爲恨耳卦爻變更取各卦本義勘討無不合矣

與諸友說不相干耳餘忽卒特甚所欲言者不能一一

又 兼示受汝 己巳五月

季弟行有書其蒙登照否卽日侍奉珍衛此尚未聞有後 命盖有之而未能飛渡耶大抵釜中之魚其能幾時子家弟始爲收骨計病甚徑歸死生之別不能不流涙也如有藥物相須者須與顧恤也○文谷之痛久而益甚想同此懷也

與尹爾和 來 乙卯元月

歲序已新遠隔松楸客懷甚惡不能自聊矣忽奉來書不覺心眼開豁也書中所諭不須騰諸口舌以貧

談說如得一言之善卽宜誠實講求誠實持行而已只如病人得藥贊歎其性味之妙而已則雖有俞扁之良劑無益於病也今日學者大槩如是矣苟相與之勸敢進所聞幸垂諒詧

又乙卯十月

卽者自打愚傳到前月五日惠書滿紙縷縷無非所以警發老懶者幸甚幸甚且念目今法門衰敗人懷焚坑之懼其中朱子之道益見棄斥而賢者能不慴不恐能以此事自勉豈斯文之運將不至全喪耶不勝欽歎之至二先生年譜讀之誠好然豈初學之所當先者讀書次序近思録及擊蒙要訣詳之依此讀

去庶不差謬矣讀書之法只是耐煩爲難故朱夫子數數警誨於後學矣然亦須於窒碍處姑置之别換他条看去則自有相說而解者最忌淫思强索易致氣損而意闕也此不可不戒也此入此榛棘靜寂無冗初來可以讀書矣自八月土疾忽發勢將難久於世矣命也柰何

又 丙辰八月

曾以一書奉答前日下札亦於問目妄有批語矣玆者並得元月四日及六月廿四日所遣書仍有禮質一度如對面語慰不可言所諭爲學之要蒙昧愚淺何足以知第從師友與聞朱子之訓則窮理以明其

心力行以踐其實而敬者貫乎始終又曰窮理莫大於讀書讀書而專精是亦存心之要法竊以爲後生無志於學則已如其有志則捨此而何求哉此七袠之年忽焉以至前頭時日能有幾何亟欲於未死之前溫理舊書粗窺一斑而惟是精力衰竭前忘後失甚恨從前虛費可惜光陰爾加以時論益急李家之疏驅人於反逆之域將無人得脫者此頭只是粘在頸上雖使志氣不衰竟無奈何

又丁巳三月

褫中見書如侍奉之安何慰如之此間病狀見問甚勤非不欲細報而非筆舌可盡也別紙率意批呈其

未可者仍便回教幸甚承方讀朱子書甚善此書平
鋪通暢上口甚易上口之易故人不深求其意蹉過
放去此不可不知也此平生經歷者漫及之

又戊午二月

李友來傳前月九日書滿紙縷縷極慰戀思讀書貪
多最是朱先生所戒嘗曰尹和靖見伊川半年只得
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得許多書此言實爲汗漫
不切者之藥石也酬應之多吾人方在觀志之時何
故乃爾程先生攬他事之戒亦可念也省察涵養此
正本領工夫而今已見得如此循此修爲則其終至
於不叛也可期矣願益勉旃避地之計必是出於不

得已者然吉凶悔吝皆由於動亦可審察而不可輕
舉也來紙染還所寫朱先生語也幸於含英咀實處
已用力而益用力至佳

又戊午五月

閏月十六日書今玆承奉開慰之多不以遲速而有
間也且以習俗昏蔽爲懼旣知如此自是能治之藥
耳靜定容忍之喩未知容忍者何事若欲以耐煩則
其於用力之方庶幾焉且所謂靜定非所以卒然辦
取只潛心經籍日久月深則自有此趣耳專讀一書
融會貫通然後換却他書此朱先生平日教人之常
法捨此而他求恐不可也家屬之不率吾教只可誠

心開導未可遽加念疾此不但於家屬接朋友待鄰里亦當如是也荷相與之深輒罄瞽說還增媿悚

答權幼晦 煜 己巳四月

常謂涪翁灩澦之行獲成易傳天意不偶然矣今茲入靜庶幾收拾一二以與同志商量則或可不虛爲此行矣今聞專機益急命在朝夕素心亦歸虛套矣曾以栗翁諸文字囑託尊丈而每意助執筆硯之役矣卽見前月初十日惠書知在宋中遂想諸君團會之趣不勝傾聳也此海風所觸殘喘厪厪竊恐奄忽徑斃不得恭承 君命也自餘病甚只此

與鄭長源 澔 丙辰八月

一念常懸得此問書如見顏貌仍有所示不覺愴涕也人世光陰已踰一紀其間變嬗不勝其多而惟尊高王父醜誣復發於恐脫時可爲寒心也聞鄭混源謝棄秩祿拂袖而去正不墜先世風采可敬可敬

又 丁巳九月

乍逢還別只令人作惡反而之後溫理書冊不負光陰否課示日用作爲能如別時奉告則善矣且朱子大全卅九卷有答魏應仲書其條例分明且甚切實須揭座右時時寓目依此體行至佳至佳當時畏於垣耳不能高聲說話殊有追恨也始欲別作一段文字冒以奉覘緣季祥行遽復不能焉尤歎尤歎

又 戊午八月

秋已向深慕徒愈切忽奉耑書極慰慰此心所示日課能不鄙耄言且知日有所事甚副所望何喜如之其丁巳三月以後須與終示如何但有辭時此所不願聞者而其直書不諱實貴家先法也可敬可愛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誠願終身勿失也精華及問義二件係受其精華之散逸者不住搜檢可也年譜曾已受藏矣序文録去深藏勿出也尹丈書亦録去耳此外益加勤謹

又 別紙 甲子二月

風水之說自古不信者多至溫公賂葬師以誑族人

而極矣至於程子雖亦不信而猶有彼安此安之訓及如朱子則以爲國家禍福亦或關係於是至有山陵議狀且屢遷韋齋之墓而其他論說亦不勝其多則不可謂無此理矣大凡天下無理外之物則以地之大而豈獨無理耶只患人不知而妄論故見其妄者全不信至欲並斥朱子其惑者又並其妄而信之朱子所謂過不及者誠至論也尊先王考嘗卜地於奉化縣此去京師不翅遠矣而又重江複嶺道路險惡而君家奉先之禮異於他族君以弱植冒危涉難以赴薦享豈不殆哉余爲是懼戊申之喪俾葬於堤川以近閔氏之葬而並遷尊先考此則吾有罪焉非

尊慈氏不遵舅命也今聞術人謂堤兆不利又將改卜於忠州忠去京都尤近而又與左揆先塋不甚遠人事之便視堤尤多矣然遷葬大事也據禮則必將亡失尸柩然後乃許遷改其不可輕易也如此今須更得具眼者審决彼此優劣又明知舊兆之必不可因仍然後乃可決定此則老峰諸大人必能從長指揮矣果不但己則須預通於老夫幸甚○資治精華無有大段修改處而惟於立綱處或改朱子舊文此則非後學所敢爲者故曾與宋子慎相議訂正以復其舊矣此友亡後無與商量又以禍患疾病一向鹵莽以至今日甚孤尊先王考見託之意矣不勝慚恨

之至今方以　上命修删大全集劄疑此事了後倘
擕一寫手來則可以卒業矣此則當臨時相告也懷
舊愴涕之餘甚嘉若繼述之意也

又 丙寅十二月八

寂寞空山與死爲隣非意所到見此遠書一似面對
雅儀傾盡積阻之懷幸甚幸甚此老病日侵無復陽
界上意思理勢然矣柰何迎謚縟儀垂成而不利儒
疏所害不但賤身而已可歎可歎精華删定須待開
春此漢入徃華陽帶寫手來會則可以下工矣鄙行
似在中春間耳來時若得綱目發明書法二書而來
則尤好矣堤塋遷改何可輕議人家禍福專靠於此

者固惑矣而設令眞有此理斯塋奉安之後無有凶咎則其吉可知雖有些少疵病何可以寸朽而棄其全體哉造化無全功者亦地家之說也凡墓不立石人既有令 上朝禁令雖是鑴積等建白何可違也且石儀之多亦家禮之所戒然則墓地雖寬只立望柱可也祭需取其潔精似可矣若欲備物反致臭穢則不敬甚矣況所謂湯則家禮之所不言尤不必用也至於三獻之炙决不可闕如致活雞而用之則似宜矣大槩祭祀誠敬爲實故古人云澗沚之毛可薦於神明眞是知鬼神之情狀者歟適患寒疾口呼不一此外只祝閉戸看書以副先志而已〇今寓與龍

書齋乃昔年尊先考作土宇讀書處也今復土宇處
以諸兒念舊愴然也

又丁卯二月

非意見書謹悉侍奉之安此時所望豈踰於此此久
病殘喘僅僅綿延未知留此地上能幾日耳精華修
整鄙心亦欲於未死之前了當若之欲速理勢然矣
然此時難動誠如兒子之言直來此處而事事似爲
穩便矣始欲爲華陽之計者欲邀權致道共爲商量
矣將不成行殊以爲撓也發明書法及資治知已求
得深喜深喜書手帶來則誠好而未得則亦可以此
中少輩執筆矣第須頗得筆墨空白而來爲宜

又 戊辰二月

崙書至備悉多少示喩矣老舐之慟自然而然欲已而不能自已奈何書法發明求之積年而未得入手矣今以君之周旋獲此全帙其幸可言舊有疑於心問於人而未得者今亟披考而得其說焉快若披霧而見日矣何幸何幸幸爲我謝孺文也其先府君之備此也豈非公天下之心乎今能體此而使鄉曲後生得見焉敢不以江濟陽之心爲心乎○按左傳終於魯悼公四年通鑑始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其間有六十一年事故今來此書首冊題目以十三書之蓋十三冊以前有十二冊也此十二冊切欲得之幸

以此請於孺文學士如何如何

與金伯溫 鎮玉 乙卯三月

片札來到夢不到地遣時多情故見時意無窮也況印字數紙愛不能去手也惜乎續者是徇耳其中一字見脫故追奉幸補刻也諸紙幸於定省暇呈禀如何疏本二度破寂良荷只此○此來述圃隱碑清陰誌二件文字互相出入清老可謂不世人矣但其嚴厲處太嚴厲與圃老之豪爽濶大不同矣尊王大父文每言清陰之所樹立實本於嚴厲以今觀之信然矣竊以爲學圃隱如效季良學清陰如效伯高此朱子所以每言中人以下學小程也此又後生所當知

也○踰嶺時疾甚略以人肩肩過盖古者罪人例乘
篋輿故謂此無害今聞日下甚譁此不思古今異宜
之過也昔東坡自蜀赴舉乘刺史迎新馬後亦以此
添案其時先輩謂雖小事不可援人以隙隙請鑄隙
也援謂予人而使攻我也此吾今日所懲而亦願賢
者之知之也○西山赴謫時晨夜疾馳曰君命也今
余亦不敢以疾留滯竟至以人過嶺寧留滯而不爲
此爲是矣慕古而泥者必多敗此可戒也○此來只
與李擇之以書道語先世事今其遠矣可歎可歎○
鄙書苟於下脫一此字矣以此挾刻於於字側如何

又 丁巳正月

相去纍遠相聞無階緬惟歲序遷易哀慕益新饋奠之暇看讀何書溪上後人凋落殆甚而餘存者又未聞以先業自任其忝在摳衣之列如老拙者又未得一斑之窺每中夜起坐憋歎且憂而已以是所望於哀侍甚切幸望益加策勵以副區區之願千萬

又

去歲遠蒙慰札只坐無便終稽修復愧恨無已私家禍故尚復何言亡人四年睽離日聞時論腐心爛腸卒以病死牉合之義尤有所不忍者加以其時論議紛紜掩體淺土魂鬼靡依每念之不任愴咽也卽日春闈饋奠時見外身無疾病能近書冊否比讀何書

而讀時有味否此雖老且病不至全無事只精力已耗氣不從志只恨壯歲虛頁可惜光陰也有時靜思老先生實承石潭適傳一生辛苦用功兼且訓誨後學以斷成就者其心甚切而門人弟子未有能承當其萬一者反有以不善聞者亦不無其人今日所望於後者惟有哀侍而已哀侍質醇心安絕無輕浮險薄意思若能看書不怠心與理會自覺其日有新功則雖欲退步而入於世俗不好之習亦不可得矣只恐獨學孤陋未得其味少間意闌氣沮則雜說異言不能不入耳而喜引心而去矣如此則其不陷於喪身亡族者幸矣況望其能承先業以續其不傳之淵

源哉幸望哀侍勿以老先生常談爲不足聽而鄙棄也且念哀家諸文守身之嚴或未能如老先生與愼齋先生之世非但此非養性引年之道人或以子順爲有違於孔子家法此非細事也如我者雖情同骨肉而自料行身處心一無善狀且將見歪於人之不暇故一味泯默未嘗一言相規只有愧負之心而已適因奉謝而發此狂言幸惟恕諒也

又 己未九月

書來慰甚此死而已矣他無可說且今年七十三矣何所顧惜只以終無所聞孤負老先生教育期待之心爲大恨耳比看何書作何工夫今日少輩效浪駁

雜以度時日故非徒不能入於善而乃反以不善聞極可歎也從前致意於左右者不翅懇惻千萬見諒也

又 庚申七月

不謂此身還到故山得見吾人問書也仍知侍奉之安何慰如之此感戴　聖恩日夜攢祝而惟是紛紜之說自西自東還思海外靜坐之日矣忍飢空山杜門却掃庶幾溫理舊書以終餘日而精力已耗神思盡脫回首茫然但自悲歎而已吾人見讀何書作何工夫朋友之望實不淺尠惟冀愛取光陰勉究大業爾

又

日者逢別忽忽訖玆惘然卽者貞民人來傳前月廿八日書如奉面談慰不可言此餘日無多飾巾以俟此外何足言洪疏此非泛然時事在君輩所當明目焦脣以明其不然何敢逡巡以爲嫌哉已與光城往復數次矣惟睟孫書最有理試與商量也此外則惟栗老東遊時與老僧詩序最明白果如趙丈所言則其老僧豈稱先生爲措大哉斷無是理也今日事至於此極痛歎而已餘何能盡只冀閉門讀書以慰遠懷照亮乙丑天中橋谷病叟

又乙丑十二月

十月書今朝至雖遲而甚慰戀思二并之年元來踰月三十日消息而促之以喪慼疾病以爲知舊憂前頭事不自知竟如何耳呻痛中萬念俱灰惟艮岳事不勝憂歎有時中夜起坐以至明發豈料未至服窮而已如此也惟冀君讀書修行毋墜懿範也目今洙泗斷斷吾輩亦有罪焉每誦澤堂奉贈滄洲翁别章屋漏須無媿家風要永垂之句未嘗不激昻而興懐也前來紙地力疾染還考納如何

九菴先生文集卷七十二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三

書

答金直卿 榦 仲固 載 丁巳二月

去歲褫奉惠書苦無便信久稽修復矣臘月有從孫來見而歸者亟裁報答以附意謂非久登徹矣茲拜前月十六日惠書恭審侍奉之適此時所望無以易此喜慶無已此土祟漸痼結核唾血之症次第剥剥一日之間多臥少起以此書冊工夫亦覺曠闕自悼壯年不能盡力於此事耳前來別紙妄以瞽見禀白而但怕承批之無階矣今復以此二長幅垂示而末有近體一篇濯手諷玩不覺沉痾之頓祛也此喜詎

與敵哉疑義乍看極其精密可見有日新之功矣今日此事尚屬自己吾儕固當盡力於此而惟省身克己二者實功尤不可緩也嘉定以後朱門諸子之弊明儒言之雖過而恐不可謂一毫全無也今玆長幅適困疾病而來人告忙當俟日後一一報上以求教爾監司文練期且迫思之酸噎諸孤氣力支勝否

與金仲和 昌協 甲寅八月

龍門之會不敢踏統而足先白矣歸來心竊自詑昨者始拜前月初一日惠書盈紙橫竪無非警省於昏惰者又增一格規益也此衰病日侵區區佔畢之功亦復間斷不能無瞿瞿反顧之心而顧安得與如仲

和若而人相與講磨於靜僻處以受烏頭之光潤也此實出於肝膈間非虛語也近尋孽自己作帶累許多大人君子眞所謂誠無顏面可以對人者見方祗伏近圻以俟朝家處分耳竊聞中原消息不惡朝夕滅死則當報於文正公老先生矣只諺所謂今年雪裡凍死明年何人喫大椀餺飥者可發一大笑耳相見無期只冀加愛

又 甲寅八月

解攜以來惘然有失卽拜尊表叔仍承手札之賜開發多矣感荷何極鍾律當時以爲猶勝於閑言語故略有商量也今承非急之教誠是至論平生於此等

處閑費精神而大不得力於存心檢身之地方切悔之而已失年月不可追補若何而少收桑榆之效耶冀蒙啓牖之益耳所諭朱夫子做極鈍工夫者尤是切實見得處夫子每言銖累寸積分寸躋攀夫如是故終至於海濶天高此與聰明才智之人高視濶脚而終無所得大不干事矣朋友酬酢殊多而獨於吾友得聞此語終非小幸也

又 乙卯五月

來書備悉此亦仍昔比者尊伯父丈來自巫峽得陪晤數日頓忘盛山之屬海壖也語孟或問與集註異同者不勝其多盖不但初晩之差殊此書主於論辨

諸說之得失則事體自與集註有不得吻合者矣然徐究脉絡則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者實相表裏而其顯然不同者盖無多也盖嘗欲表出不同者以付於各編之末使讀者易曉而未暇幸仲和之留意也此與著述之意不同只如劄記一般耳且此書絶不類大學或問而只與中庸一矩中庸或問專是發明石集之所録而後人抄攛石集於各條之下故雖無石集而讀者瞭然此書則不然而其諸說所萃之集義書本文不可見則其所謂程子得之張子未安者將無所據而知其說矣故頃年愚屢請於赴北使臣請買集義於書肆而皆報以無見始謂其求之不誠

也後見一小說則中州人亦言其難見矣要之此虜既無南北皆通然後可求於全閩之間耳然左徒長年之願不但爲此一事矣眞可發大笑也

又 別紙　乙卯八月

孟子稱孔子以進以禮退以義朱子解之曰三辭而進一揖而退以故朱子一生所執惟難進易退四箇字而時君亦以此褒之今鑴一切反是眞神宗所謂推之不去者而其徒靡然從之所謂四維者不特不張而已無論他事此實世變之大者任世道者所當表出而闢之者也松江之孫鄭涖以時人誣衊其祖自罷其官而歸可謂不負其先懿矣

又丙辰六月

曾聞略還都下想歸侍有日矣今年暑潦非昔時比未委晨昏之餘學履如何見讀何書而於致知存省處漸覺得力否此事不必以世所不喜而有所諱朱先生云爲士而自言學道猶爲農而自言服田於此言當知聖賢氣象也但後學一毫有虛驕之習則甚不可耳無由進於觀善之列但有忡悵而已

又丙辰八月

曾因朗州便奉一書矣昨得尊大府記室所下書知在京裏茲者竹西褫到前月十七日書縷縷披諭之意極令人牖迷而警昏也自孟子沒道學失傳朱子

謂漢唐如夢裏語自朱子以後則顯微俱闡階級甚
明至於經書文義曲暢旁通各得其趣則學者只以
朱子所示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敬者通乎
始終者勉勉循循而自考其所至之如何而已然言
之無難而行之不易故朱子以後又歷幾百年而未
有能卓然能繼此道之傳者至於　大明則又道術
分裂幾於蓁蕪惟　本朝專守朱門餘法而未有所
謂異端者矣不幸近日攻斥朱子之說肆行而不可
遏此正有志之士隱憂而浩歎者也然但能憂之而
不脩在我之實學則亦終爲徃爲之禽矣如我者老
病將死正不能無望於後來之君子矣今來書乃有

不能刻苦之諭在高明豈至如此只所以埀警於衰老者爾敢不勉强扶策以卒承嘉惠耶至於註釋大全之示恐是傳者之過也愚自少於此書讀來讀去而未能曉解處甚多甚或不能以句比年以來竊自慨然以爲與其蓄疑抱悱而窮年没世孰若隨手劄記以取正於朋友乎故今兹所録頗成卷帙只以傍無寫手不能凈脫訖未奉呈極令人鬱鬱然此是早晩事幸高明有以終教之也盛韻當初極荷不鄙隨即奉和矣孫兒以爲太有圭角難以示人愚蹶然以爲此亦全無涵養工夫之致旋即藏弃别欲改作而因循未果今承諭及不勝愧汗曾見朱子說澹庵在

謫知舊徃復無所不至者以爲此亦必是道理也故
當初或答京裏書比來朋友誚責四面而至以爲如
退溪則絶不爲之此說誠然故一切停廢矣今竹西
便來致所惠仍索其答故略此槩擧而泄症方苦僅
僅口占不能盡對來紙之勤殊爲悚仄

別紙

程子嘗曰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
曠與悲愁而已每讀至此猥有激昂之心今承朋友
云云之示極令人意思不佳可知從前所志之有在
大慚大慚

又 丙辰九月

前月初三日惠書讀來亹亹如味膏腴至於末端朱子莊周之說直令人浩浩然有濯江漢曝秋陽之意思也竊謂窮理存心雖是二事而實相爲用理明則所存益固存固則所明愈精而其用功尤在於讀書致精之時一舉而兩得之也朱子所以進於寧宗之劄至要且切故拙者每以此自勉而終不能分寸有得也繼自今倘賴吾友之提警未死之前粗窺一斑則爲賜厚矣所欲稟質者甚多遠書不敢飽封姑俟南歸侍下得便一二也○歸去淵文字甚佳其淵明事尤好而但少引重於晉徵士陶潛卒六字此盖朱夫子特筆以昭天理之深意則於此恐不可放過也

又 丁巳四月

時烈白私家不幸老婦奄忽棄背遠地聞訃悲悼不自堪元月十九日前月初三日兩度惠書一時並至强疾奉讀頓失沉痾所在何幸何幸前書所禀欲以求教而乃蒙奬許不遺餘辭還切愧悚承讀孟子想於天理人欲剖判處顯有日新之功恨不得執書面叩也此一書明白通暢無可疑者而惟浩然一章終使人難曉雖以吕大愚之家學屢蒙朱先生提誨而先生猶愍其黒闇况其他乎故先生嘗曰某解此若有一字不是孟子意則天厭之矣可見先生知之明信之篤而又怕人之信不及也數年前試從尹友

拯質其所疑而猶不能開此冥迷尋常憤悱而已未
知吾友於此首尾貫通都無可疑否於可疑處不知
有疑最是讀書之病也愚竊以爲此章與牛山之木
一章相符未知果然否讀書不多未知先儒已有此
論否此等事極欲質於高明而不可得甚令人馳神
也○鄭君要有與商量者而不得相聞其所受書牘
尚未承拜可歎此君狼狽愚亦與有罪焉當時只說
鄭漪之可尚使反三隅而不肯直截開導使至於此
此爲人不忠之致深用歎恧也且聞時議欲看松論
勝敗將上及牛溪而坡山一隊尚且徘徊於其間可
怪可怪

又 己未三月

前書之辱纔因同甫便報呈又拜南君所傳書擬於早晩逢人付答矣玆者適過督郵君而 嚴命將至何可無告訣之書乎惟冀益進德學以廻狂瀾於既倒之後千萬幸甚程先生有言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今日世道壞敗盖由朱先生之書被姦人詆罵又以其難知而人不肯讀故也惟此大全問目一書幸賴尊大府記室之留意幾至十八九成矣須與同志反復參訂俾爲完書則或能爲知者廣之助矣別紙撥忙報去庶幾因此承教而竊計垂教之無處也然倘與孫兒不住徃復則雖在九地而亦可喜聞

也

又辛未六月

二月初五日書因便承拜其中理會文字之意至實至切此實程先生知虎之說也竊觀朱先生爲學功夫惟眞實理會眞實通貫故亦自然眞實涵養眞實踐履以至於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苟用力眞實能如先生之爲則寧有向外浮泛之弊哉然先生所論理會文字者或如涵養省察或如踐履擴充別爲一事者有之此必有所以然而愚魯瞢塞未能曉解嘗妄有所論而今不敢輒以呈禀幸仲和爲一說見諭使之互相參訂如何前日報聞頗見採

納自幸不甚悖謬也其未契處今蒙更示幸何可言
復以妄見求教早晚回示至望至望

別紙

來諭謂李先生無遺像則贊亦無所爲而作此固然
矣然楊羅二先生亦皆無贊若因此而謂楊羅李三
先生皆無遺像則亦未敢保其必然也未知如何
從駕守國○來示然矣然觀禮記柳莊之言則二者
恐無輕重之差從君而保其君於亂亦豈非大善之
事乎𪇆夫子稱甯武子之愚可見矣武子有衛靈事蓋當國
家搶攘之際自量才力有可以討賊定國者則君爲
輕社稷爲重豈可不以是而自任乎如其不然則無

寧執鞫從君以保君身是亦臣子之道也此難可以一例斷定也若孔明事則與此二者自別不可拖引蔓延以亂正意也

又 辛酉六月

前書想已視至即日侍奉學履如何此一味澌頓無足言者來諭縷縷始欲逐一奉答矣病裏神思茫然氣不從心略此一二而亦欠倫脊幸有以恕諒焉來教所謂愚之於上下皆未有不得者誠是也 主上英明勵精求治善類皆登民隱必察者亦是也而至於公道猶欝庶事猶紊民怨猶甚凶孽旁伺訛言屢騰云者亦皆可徵實迹以此實迹而觀之則須有如

孟朱手段可救其萬一矣顧此庸陋蹇拙最在人下者何足措手於其間哉聖人稱周任之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止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此言不見用而不止不止而不能持且扶者矣夫如是者猶有可諉者矣不用者可以分其責而其人之罪只在於不止而已若乃用之而自無可用之實徒榮君上之眷遇而不止者其罪復當如何也以近事言之則收布升尺之降自是 祖宗定制而今日不無窒礙處使學術高明者當之於此利害之間必有善處之道而如愚者茫然不知所以如何而徒守孟子保良之說此其不能者一也不止而何爲哉至於

兵制則栗谷先生嘗欲養兵十萬若如今日之養以
衣食則雖以天下之大有所不給矣先生於此必有
所思而如愚者晝思夜度未得其說徒有朱子無日
不戰之歎此亦不能之一也若是而猶且貪冒　恩
榮虛負　德意則其視不用而不止者其罪當如何
也此愚所以退去之不得不亟也來諭所謂不欲變
初計則亦何必爲彼紛紛云者亦是也然區區之意
似亦未蒙深察矣昔朱夫子一生以難進易退爲義
其進也未嘗不爲退歸之意而一日在朝則事無大
小必極言竭論以盡其忠雖自外移外之時其過闕
也亦必罄盡無餘何嘗以將退而默默苟度乎每謂

李文純公一生效法朱子而其出處語默之節則頗有不相同者其在朝之日例常低徊雍容緘口拱手乃復逶遲而去此實後學之所不敢知者故每以爲當時 主聖臣良國家昇平無一事之可言故也今日則不然危亡之勢迫在朝夕何忍垂簾塞兊以取有道之名哉可去而不去可言而不言無一可者而高明之見責乃與之相反竊恐道理無窮所見不同之致也竊瞷來意必欲使老拙者復出而擔當世道自揣衰朽神精非但萬萬不堪正使可堪如愚力量豈能有所必行於其間哉何者卽今朝著雖曰淸明其可登庸者豈盡登庸其可退黜者豈盡退黜耶以

此人懷自私論議回譎崩分潰決莫可收拾如非大力量大公正之人則誠難容易救正矣此果愚之所可當者耶且今收布變通雖甚微細其爲慰悅民心則大矣而只緣吏胥之輩以爲不便於己而呶呶嘵嘵故士大夫之有識者乃眩於小小妨礙之說而不能不撓動猶恐其還寢之不速曾不思 祖宗之成憲爲可以遵守也民生之困悴少有以寬紓也以此朝令新布而外方之承望風旨者閒有循襲舊套或反增弊者民亦不信德惠或有怨詈者只此一事其臲卼而難行也如此況其進於此者尚可望振作通變以救危亡之一分哉觸類而長之無事不然以故

愚每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則雖使孟朱復生亦無如之何矣大抵今日國事無一不弊而民生之愁苦亦莫甚於今日必須隨手整頓常以利國安民爲務然後庶可以少救萬一而當事者惟以承謬襲訛苟且目前爲心如此而尚何望其同心協力共濟時艱乎當是之時欲使如愚者出當世道則曾未有寸分之裨益而徒喪其素心矣愚之自處亦自謂自知之明矣然此不可與不知者道苟相與之深傾倒至此幸勿掛他眼一誦於晨昏之暇則或不無鄙書之爲益於燕國者矣垂死老拙竊不勝祈祝焉

又壬戌正月

他不敢及而別紙正好商量也朱子以楊羅二賢爲
繼開之淵源故　皇朝陞祀聖廟此無可疑者而惟
其執此而遂掩其學問之差則其爲後學之弊大矣
故不敢不力引朱子說以明之非敢以持難於今議
也　弘治之陞龜山未考其發於何人也　嘉靖之
請黜諸人其所發者雖不足觀而旣經　皇上睿斷
則何敢不遵奉也且其論當黜者皆據實論迹則亦
難逃於公議矣重峰先生所論尤爲嚴正雖百世俟
聖亦可矣竊觀言者之意則似若以　嘉靖皇帝之
釐正爲基禍亂者然當時政令之有違於道者甚多
其禍亂之基實有所在豈由於典祀之釐正哉愚則

以爲　皇朝之綿歷於永曆弘光而甲申之變死義之多正賴當日之舉揹也盖世教明則人心正故也惟薛文清一款不無可疑文清之篤志力行眞可爲學者模範而其出身於　永樂則不可謂守其身也且以許衡之出處比之孔子則其妄甚矣其識見反不及於丘文莊矣惟是從周二字實今日之存羊而又爲一番人所擊破實可痛歎者也且觀扶護荀馬其末流之弊將至於直以性眞是惡而桀紂眞是性堯舜眞是僞而子思孟子眞是亂天下者矣又毋可臣而齊東野人之言眞爲君子也此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禍乎不料此言出於內外儒家者之口也或

勸以上疏待罪兼暴邪說之害然無奈世之不信何
祇取辱耳不如抱堯舜思孟之書深居巖穴以待河
間王之出斯可矣邵先生之得與淵源録本不出於
朱子矣别紙略呈之大抵今日事不勝其可憂惟望
與同志之士協同心力以救萬一千萬之幸也○大
凡竊觀朱子輯註凡例其兩存處則其勝者居先次
者居後矣若其發明未安之說則以其未安者先著
於前而後攻破其非文字體例不得不如是也論語
亂臣十人註先以馬說而後引劉侍讀以破之此其
是非之意較然明白矣曩者鑴爲臣毋之說之時有
右袒者來言朱子以馬說爲是故處劉說之前愚力

辨其不然而終不回頭矣然愚見亦不敢自是高明
以爲如何後便示之
別紙
語類問伊川說老子謂先語大道後却涉些姦詐如
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孟亦知
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
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爲問孔子曾見
他書否曰未必見問孔子何爲問禮於他曰他本周
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爲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
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
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姦詐下

疑䑛日字自見疑誤

又壬戌十一月

日者冗甚僅接顔彩不得說話尋常歎恨玆者並拜前後兩書深慰此心儻當而復有餘也教諭去就之義尤感不遺此時忍去京邑實非所安　聖上倘許冒懇則謹當優游自在江榭山亭穩承祛疑之誨實所願望而平生鮮逢如意事何可幾也鮮于司業崛起蹶張之鄉教以詩禮之文且其著述時有如夢裏說者要之不失閩洛大旨也可謂豪傑之士也昔年沂川洪相爲宗伯時塞其院額之請愚以爲偶失稱量也今承俯示此實蠖伸之秋也深幸谷雲丈遠臨

山谷榮感何極季氏隅坐尤令鄙萌消除也

又壬戌十二月

自聞决科宜有慶問而以爲此不足爲吾友重故不果也玆於禠中先辱以書撫存鄭重其爲銘感何可勝言而自訟不敏亦不小矣其因同甫獻忱者例見爲士者旣已出身則自謂能事畢矣不復以讀書開心爲意故萬事之成咸不逮古人筌蹄云云非所以聞於吾友者而愛之甚故不覺其出於口也此伏此江臯瞻仰　陵栢心事愴慟只恨礙蟻之遲也

又癸亥閏六月

遠拜問書恭審侍餘夙夜無忝欣瀉之至如有所得

此時適在論思之地其任不輕未知將何以哉愚意退翁所選朱子書節要中時事出處一冊尤不可不熟看其於賢邪進退致謹至嚴令人盖於此鹵莽矣每讀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之句極令人警惕矣今則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君子也此何見識可歎可歎然此言切勿語人也斬頭穴胸誠可怕也

又 癸亥八月

今日非與人說話時節玆不敢他及惟諭及進講一欵鄙意以爲　召對夜對之時取封事奏劄中切於君德政事者進讀則　聖心想必歆動警省直契於堯舜周孔之心矣前日鄙劄中所表出諸篇是最切

要此實出於當年芹曝之誠心每讀過未嘗不三復擊節也

又 別紙 甲子六月

陸陳辨答籤示處謹已修改矣此事之不敢容易真是如此朱子嘗曰得一說而終身不改者不是上智必是下愚至哉言乎劉凝之附刋於節要酌海恐是傳者誤也盖以節要與退溪記疑却是一書而記疑之書不能家有學者病之故始欲附刋於各書之下而酌海亦有退溪文集中所論故欲以此爲主而其未安處略加修潤此盖專主退溪故以爲寡過矣自有尹書以來卽準朱子答詹帥書請湖伯亟止前議

此事想且罷休矣

又 別紙 乙丑十一月

少時曾見大小北姤爭翰林銓郎幾於厮殺雖以光海而亦且不遑有數十行傳教以責之而猶且不已平生不願子孫有此也其時傳教尋常記存於心昨者爲録一通遥示疇孫蓋欲其知戒而疾首退步也其傳教想在渠處若取而見之則當有以知賤心之所存而亦知此是生死路頭也

又 丙寅十月

前月望日書念間承拜備悉違幅示諭其爲慰幸不可勝言師儒之謙竊知誠而非飾然古膠庠師雖難

驟企而如陽元宗使人歸養何渠遜彼哉目今民彝
曠塞急先之務豈外於明倫哉大全劄疑政不欲其
刋役速就矣竊聞退溪先生時或人私取記疑草本
榟於西路退溪大驚以爲未及再修恐誤後學亟剗
其板本今日此書雖本於記疑而間有竊附瞽見者
此若未免於大全本意則豈惟朱門之罪人而已挾
書者皆將執杖而毆之矣此豈可容易爲之哉曾因
知止丈請見已校者盖欲知過旋改不欲久聞於人
也精義云云誠如來諭第或問有稱游楊氏說而於
精義或有有楊無游有游無楊者未知精義本如此
耶或於編輯時有所闕漏耶見方摭入於或問遂條

之下如庸學或問將以稟訂而亦恐未得爲全書極歎極歎更或求得善本則甚善而亦未易得未知如何則可也因便回教深所願望天時已寒惟冀侍餘仕履珍毖

又 丁卯十月

俞家二妙至謹奉惠札仍受劄疑問目其考訂精博且其指摘謬誤皆可置水而住眞所謂操戈入室斯文幸甚此無劄疑可以憑檢已送黃江使任其雌黃俟其還來附以贅見而仰稟也第此事當初實遵奉大府老爺指揮令竊伏聞謝事郊居燕申整暇記昔叔程子易傳正得涪州氣力今日所望正亦如此其

商量處一一就正如勉齋續禮之於聘翁如何玆事
體大故敢此煩浼耳俞生奉來狀文其格力皆從馬
班出來眞所謂韓文公脚下難爲言者第不忍孤其
誠心而謹誦退溪雪霜千里嬲君行之句耳

又戊辰正月

今玆問書鄙意猶以爲遠承以爲遲無任悚仄仍審
近履超勝尤以爲慰册子名以問目者曾自黃江到
來切仰見解精明非淺陋所敢窺者亟成回禀之目
要自黃江奉質而乏之使未果然繼請卒業之願切切
乎心也今來者一册子極符所願此殆天相玆事有
此奇遇也拜受幸甚無以盡喩當初僭偁此事盖恃

尊大爺文獻以爲印訂之地而尊大爺俯就以誠終不揮斥則此於仲和眞所謂乃家事也宜乎致意之若是也若余者朝夕難恃惟望仲和上禀下勗俾底于成千萬千萬慶元年間晦翁夫子於通解書其誠至矣至有日暮道遠之歎豈謂今日眞踐斯境耶此去秋以後喪慼荐疊昨者又哭賤息老舐悲哀不可堪忍前頭有埋葬事華陽之計難卜遲速然承此肯來之示一息尚存則何敢遷就似當在暮春間矣

又 戊辰六月

若子於大水必觀此朱先生語也故先生溪漲時必杖屨焉今雨非舊雨比前江想必成海矣闢戶俯臨

胸次當如何也恨不得一隨後塵也此病伏蝇窩竊觀洪水滔天蓋聞大學師儒嚇走孔夫子也此盖源於尹家黨助攻朱子之賊魁而宗尹者鴟張以至此極亞聖以學仁義而少差之禍謂將至於無父無君人將相食況今本源本以禍仁義爲心哉可怕可怕

又 己巳二月

聞見雖不眞然冥冥中隱憂不但在於下屬故敢爲先事之言矣自謂可質神明矣顧反爲新貴執言之地可謂爲若德矣昨辭先墓而行令向連山自顧吾心則浩浩然矣但不見周公居東作無以藉手也劉疑序久欲作而未暇矣未乘舟前病稍緩則徑當草

定而因遞奉稟耳今日事只守晦父易簀時直之一字而泰然一付於彼蒼而已此時相勉恐無他也

與金汝成 昌集 仲和兄弟 己巳

時烈頓首痛哭痛哭鬼事隨追奉遊地下者無窮期矣以此一哭之後還以自慰矣惟病死尚可哭乎此實覆載間不忍言之言第冀必尋可生之路以為終孝之地千萬泣禱泣禱謹奉疏

與朴大叔 鐔 丙辰十月

因山遠惡跋涉見顧已不易事況留連旬日講說塵編不怠益勤使此荒拙頓忘羈窮之苦此足為海隅之一故事只送後茫然之懷有不可勝言者矣且自

惟空踈滅裂無以副臨顧之盛意此尤可愧者耳然
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實朱夫子常以警於
士友間者此等至論雖屢告於高明而亦何嫌於瀆
哉幸以此常自體驗以祛偏枯之病則所謂大中至
正之道庶將卓然而見前矣荷相與之深僭易及此
惶悚惶悚

又 別紙 丙辰十二月

以期玩物之春意○此明道資質甚高自然如顔子
春生故見些草之生意而偶然心與之會而已非特
玩此然後始覺春生氣象也今欲於此求道則未至
明道地位者適足為玩物喪志之歸反牿於狹小之

地矣凡此皆躐等陵節之病亦不可不察也
欲入禪遺世架虛鑿空狂率自任皆是不讀書窮理而率意貪躁之病然知其如此者已是能改之路毋徒爲騰諸口上而着實呑下對病之藥爲佳
書肆之功○此乃徒讀書而不知其理之名前哲所譏今何以不能是爲病耶
檢飭則入於拘迫悠悠則舊習乘之○此正學者之通患惟勿忘勿助然後可以免此矣勿忘勿助亦不須深求惟不輟其所有事而無急迫求獲之心是也
發憤忘食○此雖聖人自謙之辭然非聖人不能也如何遽到此地位也雖朱夫子常曰銖累寸積又曰

分寸躋扳如此終身不已然後可以昭其味矣
振良育德○孟子曰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者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今此濩自坐在昏昏中矣何敢
有及人之意乎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者極知其
不我欺矣高明何不見教以自治之道耶忠告之道
有欠○其丈是相與立雪之交也情義之深眞同兄
弟凡於切磋之道何敢小懈自謂切磋太過或使人
厭其支離也今反有落落之誚則可謂寠藪而反得
好甘之名也然盛教如此敢不益加勉厲以副盛意
耶每於某丈處交警時雖其父子間難言者無所不
言鄙家子孫或慮其不堪矣今此云云何其相戾也

戒得之論可謂切至矣夫所謂得者不必財利而已凡要得令名要得苟活論辨而要得己勝此與彼雖有淸濁之異而其爲害理則同敢不密察而亟治之耶

朋儕間盡言○朋儕之中或有平日有持正自守者及其今日改頭換面以附時論或至奴顏婢膝以求祿利此朱夫子所嘗慇歎而屢發於書辭者也此漢素無致知之功故不知所處之位與朱夫子不同又無涵養之力故有所觸激不覺其發諸言語之間雖云如此而死不如此而亦死然君子言遜之義則自不當如是矣今蒙提警從此謹當節損也且聞朋儕

中不受變者絶少雖欲更與說話亦恐復無其人矣
可歎可歎

凡此數者皆蒙不鄙有此警策此平生所罕遇於人者若早得吾友與之箴規則必不至卒於無聞也然衛武之九十而猶且求戒不怠則亦豈敢以老而甘於自棄乎幸乞從此惠書益勤攻闕乃所望於吾友也來紙有還送之教而耽於弦韋之益將以朝夕觀省故不敢承命耳

孔子曰修辭立其誠橫渠以修辭之辭爲文辭聖人亦曰辭達而已矣竊瞷來書似有艱深險僻使人難曉必極着眼目甚費精力然後僅得其意脉如使言

辭而如此而已則猶無害也先儒有謂言者心之所自出若其所自出者先有此病則豈不可亟圖其所以反之者乎愚意必擇古書之明白坦夷者讀來讀去自然心平氣和其發爲言辭者亦且明白坦夷矣竊以爲求其如此莫如論語之爲切也未知吾友以爲如何

所惠二味亦可見矜念之至意矣古人爲禮非物之謂而捨物則亦無以施其禮意朱夫子於朋友間亦以茶餅相遺此亦能勤小物之一端也如我則徒有四壁無以相報愧悚愧悚

所示近思録三條此皆易說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

方也豈可拘於一義哉以古人言之則明道先生當元豐之末思與章蔡輩同爲國事盖當其時宣仁在上而明道與司馬公諸賢爲衆君子之領袖其地位時勢足以有爲而又其力量足以化服小人故其言如此至於晦翁先生則寧宗已入左腹之讒而侂胄用權趙相見斥先生從而擯棄而乞斬之章繼發則時不可有爲而只以斯道自任故不徒其身於小人待之甚嚴而朋友門人小有染迹者則或嚴辭峻責或誘掖救援使如氷炭薰蕕之不相入此豈非時勢之異而所處之地不同也耶

又

學必以明理爲先明理之要必先於讀書讀書之時專心致志不爲事物所撓奪則是兼有操存之功矣操存而理益明理明而存益固以之檢身以之踐履自可得力矣自少聞於師友者如此考之古訓亦如此故人有問者未嘗不以此相告矣吾友前日來時竊瞷所存每以寡欲爲第一話頭夫寡欲豈不是養心之至要然欲不可以徒寡矣必讀書窮理凡於日用應接之際知其孰爲人欲孰爲天理於人欲之中又辨其孰爲發於形氣而不可全無者孰爲過於天則而不可小有者如是着實下功則庶幾自然不期寡而自寡矣不問是非輕重直欲一切除去故至以

於陵仲子爲是夫仲子孟子旣以爲蚓而後可而又責其不及於蚓此所當戒而猶欲慕效之此不讀書窮理之過也且竊瞯吾友於所讀之書擇其合於己者致意其不合者則便致忽略如此則終不浹洽偏枯觤硊得此失彼終未見其通透昭曠之域而或入於索隱行恠之歸矣荷垂問之勤敢竭盲瞽之言惟冀垂察

又 丁巳十月

病苦垂死之中遠獲耑書恭審侍餘學履弁皆佳安喜慰之私何可言喩此夏秋暑潦幾死幸甦忽自此月痔漏發作苦苦乞死死不足恨而只無聞而死爲

可恨耳示諭縷縷甚荷相愛之深朋友切磋之道顧不如是耶前日妄以愚見略謝見警之意然不無不遜之語旋自恐悚矣今乃一一包容又有喜聞之意此可見識高量進之實矣旣自紓慰而又喜學力之日益也然猶以擬於仲子爲榮則是不免有好勝之意好勝雖與懶冗有異其爲病痛則無異此亦所當亟加克去之功以趍於大中至正之䂓未知如何如何承方讀語孟甚善苟於此兩書得力則凡聖賢書無不可讀者矣又於尋常之行恐意思絶去得小爲足執一廣百之偏則庶幾日進乎高明廣大敦厚崇禮之域矣若其見敎之語雖老且病謹當洗心滌慮勉

力振氣期不負期許之盛意也自此惠書幸勿以糞
土鄙夷益加鞭策實愛人以德之一端也不勝區區
祈望之至吉貝一端亦見古人之風矣謹拜受以免
一旬苔蔦之困矣所欲言者甚多所苦甚酷不能接
續口呼語甚無脊幸須恕諒

又 戊午二月

竊瞯大叔禀質高明制行篤實高明故喜高厭卑篤
實故得小爲足聖人之道平鋪放著小大本末無不
全具如是求之恐有所害而無益於得也願於朝夕
之間精讀朱子書於此得其味則舊習之爲病者將
不期除而自除矣未知如何

又 己未九月

前後兩度書一併承拜此時此身何以獲此感倒幾於忘食矣况相愛之切互勗之深迥出尋常此於古人擬之猶難其比盖令人欣慰也結親之願令日惟尊家可以此言進故敢以薦聞矣豈意兩相不諧如相酬者也第宿願在心失於今者必得於後賤家曾孫男女已有許多幸德門之不鄙而俯取之則朱陳之契不獨專美於前矣吾友見讀何書工夫有日新之驗否每竊妄謂吾友似有程子所謂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此病不除則不但有害於學亦有妨於保身之道幸望屢省而亟反之也其在

今日只可愛說此等事而已吾友之飢寒此漢之困
窮皆可置而不足言也此後雖欲承誨其路無由此
則不能不悒悒耳惟祈侍學益進以副遠誠

又甲子十二月

下狀慰荷兩咏拜領令玆縷縷教諭實皆謙退鄙心
還用憮然也大叔連牘之意可見仁人之心不能忘
世世古之聖賢於天下猶視一家况今父母之國以
黨論傾危至此豈不盡然痛傷乎然無可奈何矣昔
栗谷先生以至公血誠欲調停彼此而乃爲一番所
攻至於三竄而决裂愈甚以栗谷大賢而猶且如此
况其餘乎故今日之事不如閉門深谷與人無相干

涉稍爲穩便道理也惟今日去留本非出處所關或去或否無甚大段而知舊諸人言各不同故有前書之禀矣及至　國練日迫則病兒固請以爲以孫之故來到近畿以致紛紜若以急於子孫之病而緩於君父得罪時論則兒病益不可爲矣老舐之情不忍遽拒昨始起發行到莽蒼則已無筋力可以進步矣勢當且行且止至於至處而行脫服禮或仍而南歸或姑還峽寓未可預定矣乍出故山狼狽至此是亦命也所諭栗谷因我得罪之人無不解釋云者仰認盛意之所在矣道理如此故去歲俞生之被論卽以疏救之至於吳趙之得罪則大臣之意主於論兵爲

人而因我之由則只略略說過吾以在外之臣何敢與大臣爭其得失哉此則事體然也至於武公云云則亦知盛意在於尹事也我實有過而彼深斥之所斥之言無不良是故不問其所發之如何而悉已供答而自省矣惟其源委則實本於此漢妄斥其父之黨助尹鑴夫鑴之他事雖或黨助而無妨至於攻斥朱子之事則實有所不可知者故不量其力之微瑣而極力排之而言或過中爲其子者其怒宜矣然此則此漢非不知有今日而妄自附於距闢之義雖有焚坑之禍而無所悔矣我愈不悔而彼怒愈甚其怒亦人情之所不可已此後則更無如之何矣大叔欲

使我當如何而可也幸更明教之千萬千萬荷相愛之深傾倒至此勿煩他眼如何如何力疾作此語無倫眷更乞恕諒

又 丁卯八月

日夕瞻戀誠非虛語也不料滿紙勸誨乘褫而來其爲警省多矣第不記前日鄙書如何而惟垂責之出於誠心則皎然矣豈當時妄意哀侍見此下流受謗而謂渠元來偏私無狀衆惡之歸當然云故妄有請教之語耶蓋此老病垂死跧伏田野義當緘口待盡而猶不敢如此者有由焉請略陳之惟我 孝宗大王不諒賤臣之無狀猥託以世道之責雖寧陵松

栢蕭瑟已久而 德音猶在耳中何敢一刻忘也適會栗翁之失云云起於起處又以不屈死虜之士謂無必死之義因而一節加於一節仍有落髮之說因而譏切於三學士則世道之變極矣不勝憂歎性又輕躁又滯思 孝廟聖教言或發於朋儕間或形於章奏中以致仇怨滋世咸以偏黨私邪目之當時作書之日妄疑哀侍亦入其說故敢爲荒雜之說耶老聵特甚不能分明記得可歎也爾舉世混混抑欝而無諱語矣今感哀侍不鄙又發其所懷幸勿謂不可教而遂止往復也自餘更乞勿以孝傷孝以副遠誠

又 別紙

古語之誤用昔人亦有不免者此何足深咎只知其誤而自謂之誤不甚難事而世人不然强辨巧飾必致於無過之地而反致其大有過盖嘗鄙其識之卑而量之狹也今吾友飜然覺悟不憚於自屈雖是小事而胸中之洒落可知矣推此以往何事不濟不勝欽仰也且昔郢相作書於燕相使執燭者舉燭則寫者誤寫舉字燕相見之曰此勸我舉賢之意也卽舉用賢才而燕國大治郢書之誤燕國之利也貴書之誤不無有益於此漢者與此何異哉

文章之習少時盖嘗有意焉而及其中歲以後精力摧頹雖尋常日用間事亦且躝跚放倒况可念及於

此哉又以曾從師友受讀程朱書必欲庶幾一斑之窺故益無暇於前度舊習吾友所聞或是傳者孶說以少時事也然熟處難忘是人之常情今以吾友之規而捨之又捨更無戀着之心則爲賜大矣

博文約禮是夫子教顔子之大法後學何敢捨此而爲學哉然吾友謂我只以博文教人而不以約禮云爾則是大謬矣博文是何等大事如我者何敢一毫窺此而敢以此教人也胡子有言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夫所謂博者盡通諸經不遺一字沉潛乎義理反復乎章句浹洽貫通者是博也至於所謂約者則夫子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是也夫如是

則約禮固非愚之所敢知而博文者亦豈愚之所可
與哉吾友之云未免以珍髢加諸窮髮之人也君子
一言以爲不智從此知戒可也
朱夫子格致傳其文體與他傳不同者以夫子文章
非不能也盖不爲也盖孟子學孔子者也而七篇之
書與論語逈然不同正程子所謂時然而已者若使
朱夫子捨本然理明義正之文章而强而效之則豈
不爲叔敖之優孟耶且後世之文名曰含蓄而未免
於晦盲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以夫子爲學者之
深切而可反效之耶
所諭先尊丈以濂溪夫子薄於奉身十餘字書諸座

右而戒之云者此誠今世所共遵守之要法豈獨爲一家之模範哉然必曰飢時讀書便有其味則此實異常之事昔者家親爲羣小所錮又値　萬曆甲寅己未之大饑至於蔬茅亦不繼則幾於耳無聞目無見矣何有淸明意思哉夫所謂飢者有淺深之殊飽亦有輕重之異飢甚則貿貿飽甚則喙矣此皆未免爲血氣所使矣飢固無術可免而惟節飮食則不至於飽而喙矣此固養生養氣之一端也此是愚見之拙法此外則非所敢知也未知吾友以爲如何

經傳所謂欲字便不同孟子寡欲之欲卽食色之欲此則不可無者論語棖欲之欲卽利欲之欲此則不

可有者周先生以二者合而言之令人不曉便以食色爲可無之事是朱子所斥喬戎之教者此不可不察也然於其不可無者多而不節則是爲不可有之欲矣此君子之道所以貴乎中庸也來書旣曰此欲字非指食色之類也云又若以顏子之違仁爲不能斷絶乎此者然然則顏子終不爲有室而簞食瓢飲亦且去之矣其可乎哉至於棖也之欲正所謂不可有者必須剛者而後可以免此而非有志者亦不能與此矣自古有志者少則宜夫子之未見也然旣謂之少則豈至於全無哉當時若顏子之簞瓢陋巷閔子之必在汶上此豈非剛而無欲者耶然而曰未見

者盖言其少也此於論語集註詳言之不可執言而遂志也來書又謂聲色臭味爲舜之所謂人心而又繼以爲聖人無欲故明通公溥聖人若無此聲色臭味之欲則一日不可生而其絶滅種類也久矣何以爲聖人哉此處幸須明辨也來書又以愚爲涵泳之間人欲盡去此所謂欲指何欲而言也以爲不可無之欲則愚不肯去之以效裔戎之法若是不可有之欲則如愚之氣質偏駁者雖用十駕之力不能萬一庶幾焉何况未甞一日用力而可冀其無耶此則吾友未免失言之甚也

所諭范文正先憂後樂恐亦是吾友之誤解也夫所

謂先憂云者謂以天下未治爲憂而先盡力於爲治之道云爾非空善其身之謂也吾友以入山忍飢效其先憂之志則恐未免郢書之燕說也未知如何

所諭朱夫子於後生知舊先與書勸戒而謂拙者不然吾友何以有此不思之言也直令人惶懼無地自容也夫朱夫子以孔孟之心天下爲己任故不得不如此如拙者是何等人物而乃敢效之耶知舊之間只以寒暄安否爲問則欣然裁答亦道其寒暄安否而已若或以義理相叩則赧然汗顏久然後強而酬應此非曰能之蓋欲因而受教解惑於其人而已又何敢先作書以誨人以當斯道哉孟子曰人之患在

好爲人師退之亦曰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
誰云不欺此豈非可戒之深者耶名位之重草野之
倨竊未曉語意之所存神恩衰落竊自媿歎而已
所諭疑義竊以爲邦有道穀之可耻云者謂無所
猷爲而但知食祿而已甯武子旣曰邦有道智云則
其行其智於其邦可知矣豈可謂但知食祿而已哉
然又謂之其智可及則其無大事業而聖人小之之
意可見矣至其有道之時無大事業而無道之日反
有存君保國之功者盖人固有明於此而闇於彼者
短於前而長於後者如孟公綽之優於趙魏老而不
可以爲滕薛大夫與管仲之不能保子糾而能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此其驗也武子之事何足恠哉
小學當初非不欲效愚而竊觀吾友之意便有恐誤一
蹴超入聖人之域以此奉勸安得相信也昔陳鍾山
有志大宇宙勇邁今古之氣像朱夫子書張思叔座
右銘以與之則鍾山視之蔑然便投與他人吾友之
於小學難保其不如此也心竊憂之而旋自謂憂之
者妄也今見來示不勝慰幸而自媿前見之甚謬雖
欲負荊以謝而不可得也知行並進自孔子以至朱
子未有捨此而教人者也至於此漢則未嘗教人矣
何有知行先後之可言哉但所謂令人知非不足行
苦未到此甚未安未有知既足而行不到者也觀於

程子所論傷虎之說可見也

辭受之規極是今日切要藥石敢不服膺第比年以來平生知舊若將相染者然此亦不欲累人故落落如路人其相問者絕無而僅有矣寧有悔吝之可慮哉但於褊性有難處者頃有一官人有所問遺於心有所不安還其物而答其書矣因此見絕可謂生一秦矣此時此事亦大不便不知何以則便於事而不害於義否幸商教之如何

明春之示曷勝凝佇只高明非遠游之日在此有偵伺之人恐不無悔吝此不可不知故略及之

書

與李叔固 坐 辛酉七月

昨歸華陽潦水籠山寂無人聲一似逃空矣忽奉來書驚疑如夢也旣遞還仍 國恩罔極未知將何以報答唯保民如保赤子則其庶幾乎想必不待人言也然依阿豪悍以病謠俗實朱夫子之所大惡也未知於此將如何

又 乙丑三月

非意見書備悉雅意只滿紙縷縷無非苦言可知今日作官反不如忍飢山中也解去之策宋朝有成規

晦翁於浙東賑飢卓有成績壽皇面賜慰奬因以陞擢若是則非但解脫苦役豈不有光於時事耶此外則更無所學復以何說涗聽乎好笑惟數行書札之關上及朝家已成蔑貞之勢中夜以思不覺痛歎愚於此事三緘不言久矣茲因叔固言及略此妄發

與李可成 商翼 丙午四月

塊處深山一似逃空此時雖使江海人見問亦且跫然而喜況可成書哉且聞有楓岳之行益令人飄然有遠擧之意也第前後人吟咏雖多而無有洛閩音響故嘗於毗盧峰上大刻晦菴夫子祝融一絕若於登覽之際摩挲舊跡則或知老生之深意矣然危險

處甚多須毋恃脚力愼審步履也老生方入洛陽山巴谷之傍此間水石之勝人謂當與萬瀑相埒幸可成早晩來見評其然否也老生則方在罪綱中尚未暇窮探耳

與崔善餘 世慶 庚寅

日不記曾得遠書並領縷縷之懷令人慰豁卽惟老炎侍歡外學況如何戀戀生眛於攝理累月辛苦之餘腹脹大作遍傳上下此盖難治之症命也奈何此生不可復奉顔面殊自悽愴也前書所云此雖出於諸賢相愛之心然恐未精思也疏中若曰此人果爲此論則非所以救之適所以禍之而於 主上亦有

侵及之辱若曰此人未嘗爲此論則雖或苟免於一時而實爲百世難雪之羞辱也此義理豈難知哉故朱夫子謂門人曰使我壁立千仞則豈不益爲吾道之光此所以爲朱子也賢者他日多讀朱子書則自知此義矣科塲不遠想不免隨衆出入然以不必得之心處之則不爲吾累矣

又 癸卯

早晩入耳者惟去來潮聲自謂如此卒歲諸賢良苦只以外間火色相言猶不如不聞況有伸辨之意豈睡未足時猝被驚覺而有此意思耶早知諸賢所存如此其不遍寒暄之日久矣正使洪學士直請我罪

有非諸賢之力所能救況其不然者乎無益於事而徒益於此漢之罪戾雖使此漢閉聲絕影猶恐不免諸賢何忍復以此餉之耶幸望見哀亟罷前議至祝至祝諸賢如不相信請以一事相質紹聖慶元之間曷嘗見師友間出氣力相分疏耶生老病死符到卽行豈非吾儒家法耶如此而猶不相信則須勿復以我爲相知之人可矣吾亦從此相謝矣千萬更諒更諒聖獮職名正以此時得之不便甚矣然須如尹和靖蒙許於其親然後可以自如其志矣此非外人所可與也如何如何

又 戊辰

卽者送柩出垣而病不得隨行此豈可忍者耶此時聞書忽至慰諭懃懇尤覺淚添也馬禁至嚴兒子之求固非而左右之諾不已輕乎幸而善後此後則知戒可也○書成後追聞馬竟至不勝驚歎託言貰送尤似不誠獨不聞我知子知之訓乎昔宋炳文爲督郵也行過乾坪取其私馬之養於郵者騎而歸懷矣因有濫騎之謗此愚不避瓜履李冠之嫌也甘受而不敢辭也今玆來馬還送耳

又 己巳

行到康津已見大海萬里滄溟盡入一帆風矣祝融峯飛下氣象庶幾於萬一矣此亦 君恩也從玆以

往消息無憑惟冀善保尹孫顧念何待於人言也天道有知必不殄石湖父子祀也

與郭汝靜 文溶 乙巳三月

汝潤兄未盡情欵因客至而徑歸至今爲恨又不得更進一杯眞負好花時節也聞永院將追享太僕從兄而默料彼中事必多齟齬君須與滄院諸生往會凡百相與周旋俾無貽笑士林之弊如何如何此縣忠節祠奉安時有欲稱先生之議亦有異同之論而只稱公今則事體與前頓異當稱贈官别號先生矣節目則聞彼院重修已訖而因還安日並享從兄云當前期一日行還安祭告而還安翌曉書追享位板

並行三獻禮於新舊位告詞畧叙以爲太僕野隱宋先生以某先生宅相生長此縣孝友之行無愧古人其臨亂取義之節足以扶植綱常聳動今古是以朝廷褒尚士林崇奉桑梓之鄉捐身之地俱有俎豆宣額之典其有光於良彜世教爲如何哉是雖自家天賦所學之卓爾而亦豈非諸先生之風教有助於其間耶院宇頹弊不免有重修改新之役今因還安之日敢以野隱先生並享於東位敢此虔告云云如是則庶乎相宜矣新位祭文則草兒或吉甫製之矣春秋祝詞則春兒許製矣惟此舊位告詞無屬筆處君須如此遣辭如何

又 壬子四月

纔答昨書謂於今明相奉矣卽又見書知勝踐之孤憮然有失也只此去可興不甚遠稅後歸路或可歷入耶收稅差員例有民怨盖以取色之多也下吏之横恣也倉底人之欺蔽也斛上之加升也此等弊瘼須一一矯革則民蒙一分之惠矣古人令民自操槩量甚可法耳

又 壬子六月

曾與京鄉後輩會校先師遺稿於雞龍深谷在野者不當與朝家事誠至論也然今番事諸公旣已下手則何可陰拱傍觀而已耶况此正是消長存亡之機

如此者朱夫子亦許章甫之進言矣若其數行云云
此雖無狀何可飾辭以欺　君父乎自昔年犯衆怒
而與彼相同事者是何故也當時之義旣如此則不
當先後殊觀也大抵此心從前實無欲其狼狽之意
而所願則欲其徑先自處以全晩節也今疏之後固
知百千蚊蚋之紛紛而切無所悔也此後則雖欲更
爲一言尚可得乎

又甲寅二月

書至慰甚此中以書室修補頗費心力自笑其貽勞
也龍村之祭先合族誠是美事虎行雖至亦何有礙
耶社倉此間任事者不爲無人盖朱夫子得使者米

設倉而自主之又勸士友說之於諸處吾當與少輩勾當矣其必欲與慶民爲之者其米來自慶故也然不可但以原米成様當募願入者收手粟以補之然後可成也懷德人得監司所助且自收合頗有規模矣

又別紙 甲寅七月

郭檢事謹悉然今雖同里同族其詳知先德則猶未如老生之備也當壬辰變起外翁聞重峰先生倡義討賊卽投袂赴之重峰大喜握手曰吾事濟矣常置幕下矣時忠淸監司與重峰不相樂詆以義兵不利於官移文沃川嚴囚外翁之考僉知府君使不得應

募外翁聞即馳還見其考於獄中其考大責曰君父
安在汝敢顧私乎亟須復往與重峰同其死生外翁
即馳歸幕下從重峰討却淸州賊竟與殉節於錦山
其在幕佐中事迹最偉故尹月汀所撰錦山碑特書
外翁官職姓名而自　朝家復其家旌其閭吾每以
爲吾外翁之節固可尙而僉知府君之志尤不可及
也外翁之子與孫連以獨子夭折未及蒙收録之
恩今檢也年已長成而其持身事親之行又有過人
者此令之所知也以公言之豈可埋没於鄕曲也況
聖上每以忠臣戰亡子孫録用之事丁寧於兩銓外
翁之爲忠臣戰亡豈非表著者而頃歲槽令在銓擬

檢於某官而不做豈以忠臣戰亡不錄於望單耶只被人指目極可歎也今吾於檢其情顧豈下於今而不敢開口者此以罪戾之蹤纔被嶺疏之斥而又聞李后平稱名入繼以有醜詆之疏日夕凜凜雖尋常書札不敢輕抵於京裏況以此等事乎前日槽令時亦非吾之容喙也乃秀之周旋而亦不能止無益之望徒被指目於人槽令之力綿亦可見也今日吾之蹤跡亦與彼時相懸雖被令之譙責終不敢破戒奈何奈何然今意旣如是忠厚則此終始令之責也前頭豈無幸會耶以故詳陳故事於今前須記而不忘可也希天時吾非不知託於今俾爲一言而終亦不

敢焉於今旣如此則況其餘乎雖槽令復入秀可爲
而吾則終不敢矣

又 丙辰六月

日者見善山李增華書則略謂郭櫓遂謫莫知端倪日夜憂念而已今奉來書又見兒子槩審曲折不勝駭痛也曾謂廢 毋餘孽王法之所罔赦又身負重罪者乃敢行凶至此哉然此亦有未盡善者當初只擧金軸事以明全之不合享祠又擧郭之著論以斥程子之事上章伸辨而其位田任其奪去則以 上聰明亦有見察之端縱不蒙見察亦足以有辭矣不此之爲乃紛紛於位田曲折卒蒙困辱極可歎也然

原其本則乃主程夫子也爲趙先生也雖九死而有光矣何足歎也同春嘗見郭之西北人才論而曰雖使郭百行俱備既著此論則當見絶於斯文余曰見言誤矣豈有排斥程子而百行俱備者耶沙溪先生之斥郭亦豈以此也耶少輩失其士論宗旨今何不從善指揮也從初位田鄙意本不欲取爭之於諸長者甚力而力綿不得行又既得之後亟勸其屬校矣不知何年復屬於院以致今日之禍耶可歎可歎

又 庚申二月

自三山傳到書臘抄始承矣石谷文字久欲奉還而慮或浮沉欲待誠秀之行矣第此文字渠生時未嘗

說及雖或問之而不肯明言但曰於鑴之情狀索言
無遺渠雖利口終無以自明矣今見其副本則不但
論禮而論時輩而已其於余極有不敢當者若知如
此則初豈萌求見之意耶懟愧皇恐眞若無所容措
也惟其許穆所引儀禮不解句讀眞是可笑而時輩
推以儒相以誣　聖聰可勝寒心渠雖不知禮獨不
知大夫無公子乎旣謂之公子而君乃有不絶者乎
此等處皆被子愼之剖碎誠爲快事也其他胡辭亂
說皆不足以疑惑人聽惟鑴是其中稍黠者而知其
如此故乃盡棄穆說而創爲子可臣母之說以脅持
上下聲勢所驅無不風靡而其中許積又其稍黠者

故極以鑴說爲駭乃從穆說而其所說義理則全用
同春諸意觀於獻議可見矣然而其後深罪同春此
不但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而殆所謂盜憎主人者
也大抵石谷之主意不過此數段須於序文提擧說
破則人人皆知石谷之有大功也未知如何韓李上
變今雖且止愚則以爲反遲而禍愈大也

又 別紙

朱子語類是當時門人各録所問答合而成編者也
其耳提面命丁寧反覆後人看讀有同親承訓誨於
丈席之間也第編帙浩大難於遍閱矣玆者敢施節
略之功去其重複删其問目之繁絮者又其失其門

類者互換而整釐之幾至卒業矣第必謄出以爲別本而再加刪定然後繕寫以爲凈本別爲解釋爾念此事役必須諸君合聚精神相與左右然後乃能有濟幸須與櫓檠𣞗輩商量分付如何此於寫者雖一番看過甚有所益讀四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本冊則疇孫將取進矣空白則當自三山專送矣

與韓子剛 如玉 戊午十月

才於權吏歸付上謝帖玆又拜十五日惠書不覺山川之阻隔也道內論議每欲一番光燀各奮才力有甚盡期也然曾見俎上之肉有畏刀者耶凡事詳察之教可見出於相愛之甚也只是擊鼓訟冤旣非孤

因者事而作詩謗訕又是逸才之所爲此外則只杜門深坐而已人間萬事眞悠悠耳

與吳順之 益升 辛卯九月

曾過仁里再失逢晤訖玆爲恨意外兩書長弟披慰第審仙鄉見屬之意不勝瞿然之至仙鄉諸君子容或有不相知而爲此議者順之非知我者乎而亦復以此見告乎今之院長卽古之山長洞主也其道德行義足以師表於人然後可以當此順之視我有一毫近似者乎不寧惟是頃歲立脚不牢一番妄出罪戾千生詆訶萬端姓名方爲世所諱苟非病喪者無不却走而畏其相染也今雖杜門咋舌省愆補過猶

懼不及顧乃猥承分外名號以重其嗤點乎縱使我強顏而當之人謂仙鄉何如哉千勻之重強僬僥而覆敗之誠非彼此之所願幸須亟報於知舊之相信者未展而速縮之千萬至祝此實赤心相告如以爲禮辭飾讓而不見聽則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誠無顏面可以奉對也且有一事吾與順之分義不淺凡有此等事固宜左右周旋不使蹤跡狼狽是相愛之道今乃慫慂游談有若泛然者然豈平日所望於順之者耶仙鄉之風固醇朴渾厚萬一外人以阿好疑順之則將何辭自解之耶曾與懷鄉諸生說及此否所關實不爲輕千萬亟爲改轍也

又丙辰二月

來書袞袞讀之忘倦今日事只有杜門自守不爲利疚不爲威惕是爲要法如叔範諸人卓卓乎非餘人之所及亦不可以此而責於餘人也金丈行録深謝且幸此老當纉男薰灼之日不懼不震爲師門辦其致死之義此實叔世之所稀也愚雖不武敢不闡揚其一二耶韻語得之甚幸竊欲奉和而素無涵養之功發於吟咏者絶無日暮輕陰底意思以是自悼絶不與人酬酢今不欲破戒故不果爾權元吉諸人今已得官耶人生貴賤自有定分者眞至論也

又丁巳二月

前月褫中得奉初四日書古詩三篇亦在封中諷詠屢回眞如夏日之濯清風也黙潭之意壯哉以何力量以何財用又以何等同志了辦此事也無論見毁與否而傍觀者必拍手而笑之矣事勢如許是非何可論也愚意不須身詣勢途求哀乞憐亦不須出氣倡言招拳惹踢只有閉門却掃温習書史省詧身心爲今日之當務爾未知順之以爲如何且有一說同春當初甚愛黙潭將以爲遊居之所未久謂余曰不料彼中人心乃如是不淑也未知見何爻象而頗悔始謀之不審也順之亦必聞之矣夫如是則今以後生綿力增益其規模欲爲久遠之圖者尤不待智者

而知其不可矣同春之言在耳如昨故終以爲言

又 丁巳

慰書曾已答送矣未知入覽否此僅僅支遣而近報甚急能得幾時子金翁傳成送須令賢胤求墓表誌文贊狀於文谷尼山老峰玄石諸賢如何吾以爲此翁事跡百世不可泯也且兇璛姦振等雖極誣衊而不過以爲惟妄人而已其他則不敢疵玷可知直道正路之伸不必待君子與治世也

又 別紙 丁巳十二月

朱子於墳墓所託之鄕人必加禮敵以上即拜之況沙峴墳墓本是禹家養山之內禹之先世受學於吾

曾祖兄弟及曾祖就世圭庵先生渴求葬地而不得禹之先感其誠意遂分其山故兩家墳相去未百步許矣先誼如是又禹方居墓下援以朱子之禮安得不相與親厚哉以故去年果以一扇依舊例贈之矣不料其人逐時換面至於此也然自今毀圖則可矣而前事則不以爲悔也

又

匪意見書慰賀無已此病伏待盡此外何言朴姓人事方伯雖云相親甚苦私囑故已於一二事有所取困今不可冒耻再試矣且念今世之弊不顧難易以犯禁折簡廣市私恩或以俠氣互相救援謂之信義

皆非吾家拙法也朱子嘗曰平生怕人來奪文字此實今日後生所當知也亦使黃生知之可也惟冀順之與子尹相守課農讀書之外掃除餘事則不爲無益於心身也古人詩曰除却借書沽酒外也無一事擾公私斯言眞有味也

答金聖徵 得洛

相念雖深無由相問今於趙生來見委書慰喜無任飢寒固士之常所當忍耐如或終至於死則亦命也亦奈何延平教朱子以以古人至不堪者自此則頗覺得力古人之至不堪者何止於君也須勉之勉之聞見讀中庸恐其躐等此書甚難看故古賢論讀書

次第以此爲讀大學論孟之後始可讀矣吾意莫若且讀小學百千遍則必見開心明目之效矣未知如何

答金曾源 得洙 甲午八月

去時不相遻書至稍慰此間冗懶如昔耳所詢讀書有疑此正長進之消息從有疑而精思不已則終至無疑矣若是瞢然底人都不知有疑也其他則別無奇法只是徐徐乎無欲速也汲汲乎無敢惰也如攻堅木先其易而後其難也如治亂繩有所不解姑闕而徐辨之如斯而已若夫時事非但鄉里無由得聞亦非挾書年少所當知惜乎其失問也此間諸生盖

有此病尋常未善也不欲賢者效之也

答李子元 萬春 庚子九月

頃自沃川奉書無便未答常以爲恨即見賢季惠札復至慰荷無已况庭憂已安喜賀何極此宿病逢秋不除可惜光陰都費於呻吟中自憐奈何結城之計以此間無食始欲率數箇人口就哺矣聞彼中失稔尤甚故姑輟前議矣前日所講漸見次第否古人說話自是平鋪簡淡而君每以艱深求之此非徒失古人之意於自家亦無豫樂安和意思故從前每相奉戒矣先須除去此病然後可望長進矣幸於看書之際以是自考如何

與郭濟伯 櫓 丙辰六月

禍厄至此謂之何哉小小曲折君輩亦不無所失然循本則尊信程夫子而扶護趙先生也眞所謂一時之蹇萬世之光者此後所望趁此閑靜之時讀書存省以自培壅千萬千萬

別紙

沃儒欲明書院曲折則何不陳疏辨析而私自紛紛以取困辱耶全之醜行固不說而郭之排斥程子是得罪於斯文者大矣以 上之聰明必不捨程子而取郭矣嘗初文元金先生及同春之斥郭專在於此而今日兀然爲先賢可 爲寒心矣若此不已則孔文

仲蘇軾之論竊恐不久而將發也諸君處有郭之排斥程子之論耶少時一見深惡其悖理而更不得視矣同春嘗言雖使郭百行俱備只此一論足以見絕於斯文愚笑謂兄言誤矣豈有排斥程子而百行俱備者耶同春亦笑之耳

又庚申二月

戀中得書豈鴻鵠銜來耶重關複嶺環以滄溟而猶有此奇特事所謂金石透者非虛語也字說蕪拙不足以發揮源委然託意則自謂不淺矣如有不可者回砭之望也通鑑問目未及卒業遭值駭憹亡失所在昔文純李先生爲後輩解釋古文眞寶此則尤非

眞寶之比矣兼爲吾家後承計矣惜乎其落空矣幸須更爲寫示則當捨百事而奉謝耳

答郭濟伯呂士平 有衡朴敬五明欽 戊午五月

曾聞俱坐雞竿尚有疑信之相半也今見僉書知皆已歸其喜可知也賤疾已痼且將永歸不羨君等之姑歸也風霜之餘志節頓衰此古人所戒僉君如不戒此則拙者之視當不瞑也此外只願勤學以相浸灌也

答朴敬五 丁巳六月

兩度書一併承奉慰荷可言此一向病劣且聞時論益急以此以彼死不遠爾天運如此順受而已貴從

固爲未善然自我警策不亦嫌碍乎且聞羣議紛紜渠必聞而改之矣大抵人無學識則不如是者鮮矣可不戒哉今聞來丼之說則君之朝夕自官供之云其宰之好義則可尚而在君之道不亦未安乎幸須亟改前轍無招人譏至可至可

與南鵬路 漢擧 丁巳正月

曾以一書託張台傳去矣昨得張台書則謂以去臘傳送云果免浮沉耶歲律回新未委眠食如何端居無事能得卷中趣則雖鐵輪旋於頂上不足以害吾之樂矣惟庭闈消息不得以時相聞此爲可憫然昔者歐陽公之貶謫也其母鄭氏曰汝能安之則吾亦

安之今日事亦在自安之如何耳此雖不足言然猶以病暇時繙閱朱子大全不至全然無事矣且旣拌得一死字百千蚊蚋都是悠悠矣

與柳春甫 星彩 甲寅十月

舞鳳之話至今洋洋于耳即日盛履增佑此倉皇南下塞竇深坐嶺人之賜還不少也就言來時得見姜吏則爲言欲禀其子許贖於其妻上典而論議出自閔台諸爺恐彼激怒不許故不敢開口云左右曾有欲言於其人之意矣幸須一往周旋如何價則聞者皆有欲助之意雖多不難辦也○姜孝元與鄭弼善震伯同死於瀋 孝宗大王收尸襲歛咀送於其家

葬在楊州墓表則閔留守所備文則吾作而後叙閔
三宰所述也　大行大王以內奴二口贖其長子厚
精及其長孫次碩今士夫之欲贖者其次子承碩也
其主金朋在牙山種牙里金是趙判書絅妹子云

與朴汝晶星錫

書生投筆古亦有之而今日所望不但玉門關外事
而已一部春秋亦不可不讀

答郭子遠鳴漢

問書荷荷然此何足問而知也惟病日益加未知留
得此世能幾日耳旱乾之憂誠如所示此地則還苦
雨多昊天亦有所不均耶凉踽之示坐此可想然杜

門却掃靜坐看書則是與古人爲徒何凉踽之獨歎哉時事洶洶亦非吾儕之所知蟲臂鼠肝任其所爲則在我者都無事耳

答趙正卿 匡漢 乙卯十月

昔者逢别訖兹依依書到此際何慰如之彼誣之罔極曾已料恐脫風吹草動其勢然矣奈何奈何聞欲辨明康節詩所謂施爲欲作千匀弩磨礪當如百鍊金者正可思也

又 丙辰四月

初七書自何來傳備悉多少委示足以破愁此望後添得痞疾近死氣力益復危惙其在此世知無多日

矣彼中事正是曩事復作矣曩時纘男閔葉勢熖熏灼其徒藉以驕蹻遂使醜穢之人濫厠俎豆之列神人之憤極矣幸而　仁孝兩朝士論得行卒擧汰正名位俱得矣玆者纘男餘孽乘時陸梁莫之誰何此亦時運所關奈何奈何然纘男之時則去栗牛諸賢之世未遠人倫尚明士氣猶存一脉正論自能撑拄故五者翁金丈以眇然孤蹤猶能與彼徒相抗卒至於大正厥事矣今則夷狄亂華大體翻覆而天理人心因循頹敗遂以苟且無事爲當然之則故如此小事尚此依違前却首鼠兩端此自然之勢耳無足怪者惟先生遺風餘韻愈久不沬惟後人之守而勿失

是所願望他尚何言

答李賢哉 師顔 丁巳十一月

常以徐孺子相期乃作上東門監耶然終不爲陳少陽則可矣書來乃有自不滿之意未知所恃者如何也乘舟者不見而在岸者見其危幸須杜門省事日看古書也士夫所爲不止一事而已此間何足言哉且畏謗得不敢多作書

又 戊午八月

張子房博浪之椎未嘗不身靑而起栗也豈意今日復見於不遠之地也一之已可驚人况於再乎而終能得脫豈鬼護神扶耶然今日大索不但十日而止

幸須愼毖早從赤松子遊也來書備悉此姑在地上然夫豈多日乎聞欲得絳纈各選一枚只欲繼前事則非兩家之福還以見寄則欲自投之水火也

又 己未十一月

子愼死後每欲一見賢哉一敘悲苦而不可得也今見隻字知欲來而改轍改轍善矣其始欲來者豈有穿山甲如海珠耶此猥荷聖上至仁得有今日然此後事益有難言者任之而已惟冀歛迹觀書勿以必死爲得也玆聞沃也在肴尤可怕也

與全瑜 己未六月

符到卽行宿慣於中今日事何足相言惟不隕穫於

斬伐之禍無變其向學之志深所望於諸友耳此所謂數字之訣也千萬珍重

答李元禮 秀膺 仁甫 秀仁 丙辰十一月

禦䆮窮荒死生在前忽蒙僉賢俯軫旣垂問札復賜恤儀愧感兼至無以爲喩此事不可遠引曩時有人謂任疎庵何無愁苦之色疎庵答謂吾死當爲餓鬼不可復作愁鬼古人風義如此可見善戲中有精義也今玆窮餓自是素分不料創見者以爲愆誤徵諸賢之聽亟有相濡之擧極欲奉還而竊伏念此出於誠心且是禮來者故謹已拜領耳金川諸賢講服世德久矣第不敢以他說相浼也

答閔士正 鎭綱 ○己巳四月

過此重溟魂夢亦不到鄕關豈料鄭重問書居然入眼也驚慰之餘反疑非眞耳此至今皮裏含血莫非天恩感祝何量別紙謹悉黑水侮蔑牛溪而其人之父至誠尊尚今日蔣輩欲以其子爲領袖何足怪哉其父之心旣如此則其子之不肯爲領袖似無其理至於以我爲乞憐於渠則是眞恕己而量人者也其父畏死而忍屈於虜人必謂人人皆如其父故做出此言爾今事旣以此㵾爲得兩賢緖餘雖不敢當而榮幸極矣死亦何憾昔紘鏜等乞斬朱子而幷攻伊川門人請爲避禍之計朱子答以此固出於相愛然

得其壁立萬仞豈不爲吾道之光愚甞誦此而激昻
矣苟有一毫如淉輩說則將何以更對語類書哉此
可付之一笑耳

答李伯瞻 喬岳 庚申七月

萬死生還 聖恩罔極曾過武陵滿目荒凉不待鄰
篴而淚落沾臆玆奉遠蹄寄意勤厚甚慶先丈已有
項領而微華宗收族之誼吾人亦安能至此也不勝
歆歎也吾人文筆已如此此後則只在自家勉與不
勉毋怠毋怠林氏內子不忍言也只來時邂逅賢弟
肌膚充潤可見林君愛護之深可尚可尚此杜門深
山追悉慶目此外無足言者餘遠書不多及

答崔景甫 星瑞 己未十二月

事契舊篤重以姻好渾室之喜況以禍家耶只以阻覿爲恨今奉問書眞是次而良謝良幸適聞火延先墓五内崩隕不能一一

答李宗甫 泰鎭

書來知近況之安慰不可言示事彼謀欲巧而反拙不料牛溪八松之道一變而至此也惟周敎情勢可憐如此其庇覆之責專有望於宗甫也

又

私家不幸周母之喪纔訖而又遭此慟悲割之情無間於貴賤任情哭泣疾病大作將不得支持矣此時

遠奉慰書謝哉無已竊有所託尹之陰謀秘計君所
親見周之保活其亦難矣而賤子壽命朝夕難恃我
死之後即當虀粉此兒終鮮兄弟惟君是賴幸望終
始保護以慰其母之靈如何如何言至於此不覺淚
下也

答安汝益重謙

區區思想久益不已忽於官便遠承問書仍有論學
數段說話此說之不聞於朋友間久矣極令人心眼
俱開無異合席而商討何幸何幸惟喪戚之示不勝
驚慘緬惟親愛加隆哀痛何堪所諭爲學次第則先
讀大學以爲間架次讀語孟塡補云云者自是朱子定

論今吾友既循此階梯則可謂善矣復何疑而問於人乎如近思心經等書待其盡通經書然後看讀恐亦未晚也須如鏡之無塵水之不波然後方可謂之靜時也然覺得其有浮念者已是大段理會省察也此豈易事也竊不勝欽歎也至於所謂偏靜厭事之病有不然者夫心具體用動靜循環故朱子曰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也豈有如枯木死灰之理哉至其波動逐物之時又加省察之功不少放過則人欲自然退聽矣大盖治心之法無過於敬之一字故曰敬者合內外貫始終外此而他求則竟如捨藥而治病矣此愚之所聞於師友者而行之不力終

於老死而孤負期許之意只自悲歎罪恨而已今承
來諭尤不覺惕然而興懷也大盖世衰道微學之一
字爲所諱言而惟畏齋大爺承其先訓公誦於人此
爲夔移世教之消息也今吾友乃能有志於此若終
始不怠而有得焉則眞可謂斯文有人矣何幸何幸
苟相與之勸妄論至此還增愧汗也所諭日者羅疏
雖極醜詆然皆是考實而非誣又知爲其師辨訟有
何大罪而乃至投荒殊可皇恐在我之道惟當默默
循省故方此杜門内訟而已然反顧其初則只源於
不自揣量妄有辟邪說距詖行之心輾轉至此則恐
當有分受其罪者矣未知於高意以爲如何

又 丙寅八月

昔年自京邑東游仍歸鄕里自是一向不得聞然一念懷想未嘗少弛此非虛語也盖人有志於學而終無所就者由其氣質駁雜而未粹也浮躁而未靜也竊瞷賢者近於粹而少雜也多於靜而鎭浮也此正古人所謂自然近道而若愚之禀賦則最駁最浮雖欲用力克治而恰如以盃水救車薪之火也以故至於白首垂死而依然舊時人物也常自歎息以爲安得與如賢者朝夕相觀而受一分之益也今奉來書知曾有鴒原之慟不勝驚憐之至又承以廢輟書册本領難於收拾爲憂其在賢者豈至如此然覺其如

此者已是不易也如愚則全未也第惟質粹而氣靜者雖曰近道而其於奮發展拓則却有所不足故氣質之美不可專恃而問學之功宜多着力也未知賢者見讀何書嘗聞靜菴專主近思録退溪專主心經而嘗見沙溪教人先之以小學家禮然後次及心近諸書令須先於此等書有入頭處然後庶有本領基址而可以湊泊矣限以地遠不得面究徒增悵歎而已

四書

已

六